

我心目中的李教授

郭永玉

2008年4月中旬的一个天阴然而温和的周末，我早醒，却不必像平日那样准备去办公室，便不紧不慢地洗漱，心里却盘旋着一件事，就是今年是李绍崑先生的八十华诞，之前李先生夫人张老师曾提醒我写点什么。令我欣喜又惊讶的是，就在几分钟之间，一些词语就清晰地出现在脑子里。有了！我快步来到书房，取出李先生的文集《哲学·心理·教育》，在扉页上记下这些词语，又自我欣赏了一番，越发觉得贴切，自然感到得意。随后又为自己如此容易地得到这些词语而感到不可思议！张老师说这事应该有好几个月了，且不是很正式的，更没有催过，并且离李老师的生日还有几个月呢。为何今天忽然想到此事且思如泉涌？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当天上午我出门办事的路上，就接到张老师打给我的电话，正式约我为李老师八十大寿撰文！我当然很爽快地答应，并说早上刚有了提纲。今天也是一个周末，初夏了。早起我就坐在电脑前，该把提纲变成文章了。

我心目中的李教授，是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人。他是博学的智者，多才的诗者，不倦的师者，执著的使者，多情的爱者，虔诚的信者。

李教授是**博学的智者**。他熟读经史子集，又广涉西洋经典；他潜心研究墨子，又时常论及弥尔敦；他讲经论道，旁征博引中西宗教和哲学；又经世致用，以催眠术等心理疗法舒解人们的压力和困扰；他是语言高手，撰文写诗演讲，妙趣横生，中英文俱佳，文言文、拉丁文都懂，还能讲广东话、马来语。然而他的学问和经验是没有分界的，学问是智慧的养料，智慧是学问的凝练。

李教授是**多才的诗者**。他是学者，更是诗人。这是就气质而言的。他的诗不拘格律，琅琅上口，灵感丰富，幽默风趣。基于日常生活场景，触景生情，然后有诗。这些诗多有感于人生之生老病死喜怒哀乐，生活之酸甜苦辣悲欢离合，读来令人感动、感叹，并有所感悟。

李教授是**不倦的师者**。他是诲人不倦的老师。面对学生的疑问，他会耐心地讲解；对于学生的文章，他会严格地批阅；对于年轻人学业上的求助，他有求必应，他会将沉重的英文书放在行李箱里从大洋彼岸带给中国的学生们；对于学生的成长，他会循循善诱地点拨，使其明了努力的方向；而对于学生的过失，他会毫不含糊地批评，但他又是宽厚的，宽容的，富于同理心的。

李教授是**执著的使者**。他是中国人，也是美国人，他是中美文化、学术、教育交流的使者。他年轻时留学海外，入了美国籍，但他保留着一颗热诚的中国心。改革开放前，他常往返于北美与中国港台之间；改革开放后，他是最早回祖国大陆探亲访问的海外华人，从此他每年必回中国两岸三地，且每次都要落实一些交流项目。他不仅是中美交流的使者，也是两岸三地之间交流的使者。在美国，他“家住山景城，心挂东湖滨”（山景城在美国加州，东湖在中国武汉），晚年他索性回国定居，但他还在为各种国际交流的事务忙碌着。

李教授是**多情的爱者**。说到爱，当然首先令人想起他与张宝蕊女士的爱情，这是圈子内的佳话，也是他最得意的经历，更是他八十年人生路上最幸福的旅程。但我要说的还不仅如此，他还有更多更大的爱！当然是指广义的爱，他爱故乡，爱祖国，爱朋友，爱学生……，他是一个多情的人，也就是富于爱心的人（我这篇文章中的所有“爱”字都是有“心”的！）。这样说好像有些空泛，但了解他的

人都知道其中有多少故事，多少辛劳，多少误解和理解。

李教授是虔诚的信者。他是有信仰的人，但我不能确定他是哪一种宗教的信徒。他是基督徒，还是天主教徒？他信墨子，还是信老庄，抑或孔孟或佛陀？我不能确定。我没有直接问过他具体信什么宗教，但我能感到他是一个虔诚的信者。也许这些体系之间本来就有相通之处，不必只信其一而排斥其他；也许也可以信其中一种而兼收并蓄各种宗教中有益的养份；也许一个人即使不信任何一种宗教，也仍然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总之他是一个有宗教情怀的人，救己救人救世是他的精神追求。

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李教授，他是博学的智者，多才的诗者，不倦的师者，执著的使者，多情的爱者，更是虔诚的信者。他身上的这些因素给我的教益是难以用言语叙述的，我们这些学生和后辈唯有谦恭且勤奋地学习，才是对老师和长者关怀和期待最好的回报。

2008年6月7日
于武昌南湖之滨